



WUZHE
DE MAITIAN

舞者的麦田

守望麦田，守候希望，让月下的舞者不再孤单。

常星儿
著





太阳花开

WUZHE
DE MAITIAN

舞者的麦田

守望麦田，守候希望，让月下的舞者不再孤单。

常星儿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舞者的麦田 / 常星儿著.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17.10 (2018.1, 重印)
(太阳花开)
ISBN 978-7-5414-9233-4

I. ①舞… II. ①常…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0642号



太阳花开

舞|者|的|麦|田

常星儿◎著

出版人: 吉 彤

策 划: 吉 彤 程舟行

责任编辑: 杨蔚婷 徐 昕 李彦池

责任校对: 杨小彤

责任印制: 廖颖坤

装帧设计: 唐 剑 汪建军

插画顾问: 菠萝圈儿

插 画: 周家琦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新闻出版大楼

电 话: 0871-64186745 (发行部)

0871-64178927 (互联网营销部)

法律顾问: 云南上首律师事务所 杜晓秋

排版: 云南安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装: 昆明骏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54mm×215mm 32开

印张: 6.5

字数: 80千字

版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14-9233-4

定价: 2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871-64109709



目 录

引 子	一 家 园	二 一 片 麦 田	三 知 醒 镇 的 小 客 人	四 蒿 草 人	五 月 下 独 舞	六 大 戏 演 员	七 相 逢	八 麦 田 主 人	九 风 过 沙 原	十 蒿 草 人 在 麦 香 里 招 手
001	003	008	015	028	038	045	053	060	064	072



目 录

十一	麦田四季	080
十二	伙伴远去	087
十三	给自己起个名字	091
十四	那片麦田在哪里	098
十五	麦田之外	100
十六	孩子来了	108
十七	小伙伴	115
十八	舞者和小伙伴的共同生活	124
十九	大伙都乐了	132
二十	走近蒿草人	139
二十一	小伙伴与那堆篝火的灰烬	143



目 录

二十二	蒿草人长大了	145
二十三	两个朋友的冬天	150
二十四	春天里	155
二十五	么莫老人的两项工作	161
二十六	亲人来了	165
二十七	小伙伴回家	171
二十八	都来咪发嗦	174
二十九	蒿草人出走	180
三十	寻找小伙伴	185
三十一	孩子送来的故事	187
三十二	守候	193

引 子

因为属于舞者，所以，那片麦田固定不同一般。

对于别的麦田来说，里面不可能允许其他植物存在，而么莫老人的麦田除外。黄蒿、珍珠蒿、差巴蒿、稗草、旱芦苇……都可以心安理得地在里面安家落户，因为，在这里，它们可以享受与麦子一视同仁的待遇。原因来自舞者。么莫老人想，玩耍完毕，品尝过麦穗之后，一转身就可以看看另外一本食谱改换另外一种口味，舞者会更加开心满意。再就是，么莫老人对麦田里长出的野花更是高看一眼。尽管他不知道野花对不对野兔的胃口，可是，有它们绽放，麦田里就多了几分绚丽与灿烂。这是么莫老人所希望的。甚至，么莫老人对

麦田里的那几丛黄柳、几棵山榆、几棵疙瘩杨也是关爱有加，这同样是因为舞者。黄柳它们虽然不适合食用，看起来也不是十分养眼，可婆娑生姿的它们能为舞者和它的伙伴遮挡风雨霜雪，充当伞盖。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

在野兔看来，春、夏、秋三个季节都算美好，可是，一过立冬，日子就有些难过了。冬天里，沙原上的风大、雪更大，追捕者的数量也达到了最多。对于这时的野兔来说，食物和住所都难以寻找，躲避追捕者也变得不那么容易了。所有这些，么莫老人早就想到了。割下的麦子和蒿草野花，么莫老人把它们垛在麦田的四周。有这样一座座藏着蒿草和野花的麦秸垛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还有，那时的麦秸虽然已经躺下休息，麦穗和蒿草野花也躲进了麦秸垛里，然而，麦茬和蒿草野花茬却在尽职尽责。它们努力钻出积雪，让麦田依然泛着温暖灿烂的橘黄光芒。当然，只有这些显然不够，那个小男孩做了必要的补充。小男孩请来一个蒿草人走进麦田，并让它日夜守候在这里。

那片麦田离我们并不遥远。向北走，再向北走，它在北方的一片沙原上。

一 家园

走近白杨坨，如果幸运的话，你会看到一只野兔，一只高大雄健的野兔。那只野兔常常站在高高的沙岗上，身旁是一棵高大的白杨树。

站在高高的沙岗上，那只野兔像在观望着什么、守护着什么，又像在等待着什么。

告诉你，那就是野兔王舞者。

和所有的动物一样，野兔也有它们各自的活动范围。可以这样说，这个活动范围就是它们的家园。

舞者的活动范围是以那棵白杨树为中心的一大群沙坨子，人们叫它白杨坨。

为什么要选择白杨坨为活动范围？又为什么要以那棵白杨树为活动中心呢？舞者当然有它自己的想法。

白杨坨上有成片成片的混交林，那里便于觅食、藏身；那个长着白杨树的沙坨子是这一带最高大的沙坨子，站在坨顶既可以观察周围的情况，它平缓的坡子又不会影响奔跑速度；还有，往北，距离这棵白杨树二里远的地方有一片沙棘林，沙棘林里便于脱身躲藏，是理想的避难场所；再往北一里路有一道延伸四五里长的沙坎，它是所有不怀好意的来访者的又一天然屏障；更主要的是，穿过那片沙棘林，跃过那道沙坎是莲花泡子和大片大片的农田。莲花泡子和那大片大片的农田虽然远一点儿，可还是舞者努一努力可以到达的地方。对于野兔来说，水不可或缺，大片大片的农田也可以为改善自己的伙食提供方便。

所有这些，构成了舞者落户白杨坨的主要原因。

一般野兔的活动范围方圆不过四五平方公里，而舞者的活动范围却有八九平方公里，甚至更多。一般的野兔总是把活动范围当作自己的家园固守，不越雷池半步；而舞者却不把自己禁锢在白杨坨一个地方，它经常跨越疆界游荡四方，过着流浪的生活。舞者的具体做

法是：春夏寻找茂密的幼林和灌木丛，在那里觅食、玩耍、交朋友；深秋和冬天则另辟疆域，吃饱喝足之后，躲在土崖下、坨坑里或者沙岭间，观看风怎样走过蒿草，树木怎样起伏，雪花怎样飞舞……游荡四方。然而，这并不表明它不喜欢白杨坨。事实恰恰相反。舞者不肯无谓地糟蹋这里的一棵蒿草，不肯破坏这里的一道沙梁，不肯大声呼喊打破这里的宁静平和……舞者用这些行为表明自己对白杨坨的一片真情；再就是，舞者用在这里大兴土木的方式证明它对白杨坨的热爱。

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舞者东一间西一间地搭建了很多很多栈房。作为野兔王，舞者郑重地把它们称为府第。八棵树府第、两块石府第、半面坡府第、一树花府第……舞者给它们一一亲封名字。当然，这些府第的名字也只有舞者自己这样叫。

对于舞者来说，搭建这些府第实在简单，用不着设计图纸，用不着选购建材，用不着招聘任何一家建筑公司加盟……用前爪挖一个浅浅的小坑，就地取材，随便找些草叶、树叶铺上去权当床铺被褥，四周适当竖些草梗蒿秆，一项宏伟工程就算大功告成。每一个府第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规模都大致相同——前浅后深，形如簸

箕，无顶、无盖、无房墙，不用太大，容下四肢即可，身子则完全可以露在外面。搞这样与人类的房屋大相径庭的建筑，舞者是不是疏于考虑呢？回答是否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告诉你吧，行宫的最大优点是受到威胁或者外出觅食便于离去。在我们看来，舞者这些府第的规模算不上宏大，结构也谈不上复杂，府第内和府第的四周更是没有任何陈设。舞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者，对于这些府第，安全舒适是它考虑的首要问题。比如说，专供热天住宿的府第，一定是南靠一面土坡或者一块石头一棵大树，以躲避阳光暴晒，而让北风顺畅走来。在距离专供热天住宿的府第不远处，一定会有另外一个府第。它必定是北靠土坡或者石头大树，以便拦截北风而直面迎接太阳的光芒。不用说，这个府第是专供冷天下榻所用。距离这样两个府第不到一百米，必然还会有另外一处建筑。那个府第建在坨子的半坡上，行宫的顶上会有一块石头或者一棵大树。很显然，那块石头或者那棵大树充当了府第的顶盖用以遮挡雨雪。一处一处，以这样的三个府第为一组，形成舞者的一个个住宅小区。小区里三个建筑的格局、风格和处所的方位各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隐蔽性强。蒿

草、树木、石头是天然屏障，再加上舞者的巧妙装饰，每个行宫都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天衣无缝。因此，任何一处府第都难以被发现。

和所有野兔的境遇相同，很多人和很多动物都想设法找到舞者，可现实总是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叹息失望。从某个角度上说，这不能不归功于舞者巧妙的建筑。寻找的时候，可能你在舞者的府第前走过并想着野兔究竟躲在什么地方，而此时，舞者却正蹲在府第里看着你怎样一步一步走近又怎样一步一步走远。

由此看来，把“高超建筑师”或“建筑专家”“建筑大师”等一类的桂冠戴在舞者的头上是实至名归的。

八棵树府第、两块石府第、半面坡府第、一树花府第……这些府第分布在舞者活动范围内的各个地方。所以说，从白杨树出发，舞者走在自己活动范围内的任何一处都有一个安全舒适的下榻之所。

可以说，在舞者的意识中，游荡四方浪迹天涯，终归要回到白杨坨。白杨坨才是它的真正家园。这个家园有舞者一个个真实朴素的生活故事，并且，在这个家园里，舞者还将演绎一个个真实朴素的生活故事。

二 一片麦田

那年，么莫老人在莲花泡子北面选中一片地种了麦子。

那片地有八九亩的样子，占去么莫老人所有责任田总量的四分之一。因为靠近泡子，所以，那片地的沙原影子已经不太明显，土质相对要肥沃很多。四面都是坨子，让它没有张望外面世界的可能，因而显得十分沉静。

所有的条件都很符合么莫老人的心意，自然，么莫老人就在那里种了麦子。

沙原上，从没有人种过麦子。作为沙原人，么莫老人不能不知道这一事实，也不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

样的事实。么莫老人破例了。么莫老人像个孩子，他种这片麦子完全是出于好奇和幻想。“沙原上怎么就没有麦田呢？等我收了麦子蒸出白花花的馒头、烟筒上飘出麦秆的香气以后，沙原上就该有第二片麦田了，有第三片、第四片也说不定呢！”么莫老人这样对自己说，“等着瞧吧！”

么莫老人喜欢自己和自己说话。

然而，沙原上有第二片麦田、第三片麦田或者有更多更多片麦田，都是为了蒸出白花花的馒头、烟筒上飘出麦秆的香气吗？都是为了叫人等着瞧吗？么莫老人没有回答自己。

这个时候，么莫老人还没有把自己的这片麦田与一只野兔联系在一起。他还不认识舞者。

么莫老人满怀希望地撒下麦种，而坨子里的土质就是那样，尽管那片地靠近泡子，但土质也好不到哪儿去；又受种植技术和其他因素的限制，所以，那片麦子的长势也就不可能太好。但是，细矮稀疏的麦子总算覆盖了地面，让沙原多了一片绿色，还将让沙原多出一片金黄。这让么莫老人得到了一些安慰。

在麦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舞者就开始光顾么莫

老人的这片麦田。走进这片麦田，舞者并不只是为了改换一下口味。和么莫老人种麦子时的想法一样，舞者走进麦田也完全是出于好奇和幻想。在这以前，舞者同样没有见过麦子。

那时的舞者还小，才刚刚一岁。

舞者的一次次造访终于被么莫老人发现了。一只野兔像走回家一样，走进自己的麦田，这是么莫老人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看着舞者一蹦一跳地在自己的麦田里走来走去，么莫老人笑眯了眼睛，心里像淌过了一缕缕春水。

此时，么莫老人还没有想到舞者会在麦田里搭建戏台，还没有想到舞者会在麦田里唱戏，更没有想到自己会同舞者一起唱戏。

“真是一只不错的野兔！在麦田里蹦蹦跳跳的，这样欢实，像在家里一样！六十多年里，我可从没见过这样的野兔！说实话，这是我一直想要看到的野兔！好吧，就让我走近你看看。”么莫老人在心里对舞者说着话，一点儿一点儿蹭过去，“让我走近仔细看看你。”

舞者当然不知道有一位老人在看它，不知道有一位

老人在走近它，跟它说话，更不知道有一位老人在夸奖它……依然专心蹦跳在青绿的麦田里。

麦穗在风中摆动，太阳在麦叶麦秆上闪着光芒，这叫么莫老人眼花缭乱。于是，舞者就一会儿进入么莫老人的眼里，一会儿又忽然不见了。

“它也会玩捉迷藏！”么莫老人对自己说，“小东西在和我捉迷藏呢！”

在这以前，么莫老人并不经常来麦田。麦苗破土了，继而放叶、拔节、秀穗，给了沙原一片绿色，然后再给沙原一片金黄，接下来割下麦子蒸出白花花的馒头，烟筒上飘出麦秆的香气，叫人们来瞧，这让么莫老人十分满足。对于一片麦田，还能有什么更多的奢求呢？所以，在么莫老人的心里，它与一片玉米田、一片高粱田或者一片黄豆田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然而，因为一只野兔，这片麦田就在么莫老人的眼里变得不同一般了。

有一段时间，为了能和舞者见上一面，么莫老人天天守在麦田的远处。

而舞者并不是天天都来光顾麦田。

“我一眼就喜欢上你了，小东西！你不知道我是多